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疏注公在至明常　正義曰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一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是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

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邈他月也公之在外所以闕朝正之禮甚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衞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 正義曰衎以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衎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爲杜云四同盟者誤令知不然者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共魯盟亦不數故爲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而規杜過非也 閽弒吳子餘祭 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疏 注閽守至

言盜　正義曰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既服墨刑使之守門是下賤人也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爲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也穀梁傳曰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

疏注公孫至卿行　正義曰公孫段即伯石也據三十年傳伯有死始命伯石爲卿則此時未爲卿矣未爲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爲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爲卿者諸侯亦即以爲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知有使大夫攝卿之法也晉

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用夷禮也疏注杞復至禮也

正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僖以來常稱爲伯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也明爲用夷禮故賤之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疏注吳子至上國

正義曰上云閽弒吳子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閽弒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循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譏人聽樂[illegible]世大賢豈當若是故

社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過爲閽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弑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傳稱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是吳謂諸夏爲上國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

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襚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疏】注釋解王朝正　正義曰公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朔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也　楚人使公親襚　正義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襚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拂柩雖復就此事先後不同襚

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
閒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來至楚楚人使公親襚
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襚襚不得為楚也卒已
踰月不得柩仍在地及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
則襚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襚者致襚所以結恩好其
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襚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
致襚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僖薨十年猶致
之況既殯也　注諸侯至之比　正義曰雜記云弔者含
襚賵臨是諸侯之臣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於
有遣使賵襚之禮今以公身餅在意在輕魯欲以公依遣
使之比使公親行之也　拔殯至幣也　正義曰案雜記
諸侯使臣致襚之儀云委衣于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
欲輕魯令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惡之故穆
叔云君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
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
惡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王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

於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襚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襚似布幣楚以親襚臣禮會魯以祓殯自尊令贊曰蹟云以殯有凶邪畏惡之不肯親襚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邪凶邪既除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陳幣有何可惡

乃使巫祓殯

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若以楚子爲臣然所以屈楚也茢是帚蓋桃爲棒也詩毛傳曰亂爲萑萑謂亂穗也杜云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者或用薍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疏

注兵死至北郭

正義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

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郟敖康王子熊麇也王子圍爲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見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疏注璽印也○正義曰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周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玄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　公曰至疏也○正義曰武子書云聞下將叛則是叛形未著故公猜之言武子自欲得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

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炰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　注以卿至賞之　正義曰公冶先爲大夫公令以恩加賜知以卿服玄冕賞之也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是卿與大夫同服玄冕也其旒當以命數爲異耳

葬靈王不書會不會　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皇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

段如周傳言周爲卑於晉楚疏葬靈至段往　正義曰鄭之上卿即子展也有事謂君適楚而代守國也計於時鄭卿在國猶有子西伯有不使此行而使印段者蓋別有所掌共子展守國故不得行也注詩小至跪處　正義曰小雅四牡之章盬亦盬也昭元年傳曰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蠱是害物故爲不牢固也釋言云皇暇也啓跪也李巡曰皇間暇也啓小跪也言王事無有不牢固已當牢固之故不得間暇而跪處也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閽門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言以刀明近刑人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爲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疏以子展之命正義

曰蓋死日近死時民已饑故假其生時之遺命也　鄰於善民之望也　正義曰鄰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為善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獻子來

聘拜城杞也謝魯爲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爲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於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焉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

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杞文

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

疏注治理至其城　正義曰經書城杞謂築杞城耳下使女叔侯來治杞田知治杞治杞之地非獨脩其城也　夏肄是肄　正義曰方言云肄枿餘也秦晉之閒曰肄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肄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枿生小栽也

射者三耦　正義曰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爲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　注不尚至取貨　正義曰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爵欲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爲夫人云不尚取

之者先君不尚尚地叔侯之取貨也毋寧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為也劉炫以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特直言不尚此事所譏大輕淺非是慍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欲不殺靈王其意乃特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

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

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詩第十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爲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爲之歌豳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

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長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所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

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橈邇而不偪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

箾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

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

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疏好善而不能擇人　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邳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

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長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　注魯以至禮樂　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禮樂也　歌周南召南　正義曰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爲之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於時雍梁荆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改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旦召公奭以爲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已所職之國爲文王行先公賢化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行之但南土感化有深有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

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
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爲作聖賢之風此詩
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
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
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
十四篇季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
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劉炫云不直言周
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北而
南也謂從岐周南被江漢也　注此皆至聲曲　正義曰
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
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爲樂章述其詩
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
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
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識之言本國者變風諸
國之音各異也　注美其聲　正義曰先儒以爲季札所
言觀其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

其聲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長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歌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於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大賢師曠季札之徒其當有以知其趣也　注未能至怨怒　正義曰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此作周召之詩其時猶有紂存音雖未能安樂已得不怨怒矣　注武王至之化　正義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爲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爲然故杜亦同之鄭玄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管叔蔡叔霍叔

使尹而監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彊兼并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先儒唯鄭言然康叔以後七世至頃侯仁人不遇邶人作柏舟之詩以刺之以後繼作十九篇爲邶風十篇爲鄘風十篇爲衛風皆美刺衛君而分爲三耳此三國之風實同是衛詩而必分爲三者鄭玄云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分而異之故爲邶鄘衛之詩焉其意以爲邶鄘衛名是大國土風不同作者雖俱有美刺而各述土風故大師各從其本分而異之　注康叔至疑言　正義曰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世本世家文也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言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先聞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其名而疑是衛風也言是其衛風乎疑之辭也直聽聲以爲別不因名而後知故有疑言焉　注王黍至爲雅　正義曰王詩

黍離爲首王非國名故舉首篇以表之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也始武王作邑于鎬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成王既居洛邑復還歸西都十一世至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城於時王政不行於天下其風俗下同諸侯王畿內之人怨刺者以其政同諸侯皆作風詩不復爲雅其音既是風體故大師別之謂之王國之變風也謂之王者以王當國猶春秋之王人天命未改尚尊之故不言周也　爲之歌鄭　正義曰周宣王封母弟友於西都畿內是爲鄭桓公於漢則京兆郡鄭縣是其都也幽王之時桓公爲大司徒見幽王政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教之濟洛河潁之間有虢鄶之國取而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及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虢鄶之地而居之於漢則河南郡新鄭縣是其都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作緇衣之篇以美之以後凡二十一篇皆鄭風也　曰美哉至

亡乎　正義曰樂歌詩篇情見於聲美哉者美其政治之音有所善也鄭君政教煩碎情見於詩以樂播詩見於聲內言其細碎已甚矣下民不能堪也民不堪命國不可久是國其將在先亡乎居上者寬則得衆爲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也　爲之歌齊　正義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虛也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大公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於漢則齊郡臨淄縣是其都也大公後五世哀公荒淫怠慢國人作雞鳴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爲之歌豳正義曰豳者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其地西近戎北近狄豳是彼土之地名於漢則扶風郡栒邑縣是其都也周室之先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遷彼焉由能脩后稷之業教民以農桑民咸歸之而成國積九世至大王乃入處於岐山世世脩德卒成王業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舉兵東伐之乃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

之詩以表大師以其主意於先公在豳時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之變風凡七篇皆是周公之事也　曰美至東乎　正義曰美哉亦美其聲也蕩蕩寬大之意好樂不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開周公之德此聲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乎言在東之時爲此聲也　爲之歌秦　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於漢則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之養馬於汧渭之閒封之爲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以爲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作車鄰之詩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更有駟驖以下凡十篇皆秦風也　注詩第至不同　正義曰此爲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爲沮之謬耳　爲之歌魏
正義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
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
世本無魏君名謚不知始封之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
王平桓之世魏君儉嗇且褊急不務樹德國人作葛屨之
詩以刺之後凡七篇皆魏風也　爲之歌唐　正義曰唐
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太原郡晉陽縣是也周成王封
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曰唐侯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父
改爲晉侯燮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
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
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
叔虞初國亦以唐爲名故名其詩爲唐風　曰思至甚
是　正義曰陶唐之化遺法猶在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
故察此歌曰思慮深遠哉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
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令德謂唐堯也　爲之歌陳　正

義曰陳者大皡伏犧氏之虛也於漢則淮陽郡陳縣是其都也帝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之後乃封其子滿於陳使奉虞舜之祀賜姓曰嬀是爲陳胡公後五世至幽公荒淫無度國人作宛丘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篇皆陳風也　注鄶第至檜也　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檜也鄶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竟內有其都也祝融之後分爲八姓唯有妘姓爲鄶國者處祝融之故地爲鄶是小國世本無其號諡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王夷厲之時鄶公不務政事而好衣服大夫作羔裘之詩以刺之凡四篇皆鄶風也其後鄭武公滅其國而處之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地名於漢則濟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蜉蝣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鄶曹二國皆國小政狹季子不復譏之以其微細

故也　爲之歌小雅　正義曰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爲正又以政解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爲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彊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繼代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爲小雅述大政爲大雅既有小雅大雅之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

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
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須則功成乃作歸美報
神皆是大事無復小體故風須不分唯雅分為二也周自
文王受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
治致升平頌聲乃作此功成之頌本由比風雅而來故錄
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以為詩之正經計周南召
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述文王之事亦有同時者也但
文王實是諸侯而有天子之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
侯之政則為之作風述天子之政則為之作雅就雅之內
又為大小二體是由體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
小雅先於大雅故魯為季札亦先歌小雅　曰美至民焉
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
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
之時乎循有殷先生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
為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
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

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准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　注衰小也　正義曰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也服虔讀爲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也　注大雅至天下　正義曰大雅亦有武王成王之詩杜唯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也　注頌者至神明　正義曰鄭玄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謂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象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旣

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朔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述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則於將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　曰至至同也　正義曰至矣哉言其美之至也以王道周備故爲至美也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季札或

取於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不然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此直而能不倨也謂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橈此曲而能不屈也謂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橈相去近者失於相偪此邇而能不偪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偪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此遠而能不攜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疎遠而能不有攜離猜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泆此遷而能不淫也謂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放蕩去而復反則爲人所厭此復而能使不厭也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爲下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能不愁也謂王者雖遇凶災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多自宣揚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爲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此

雖久處而能不底滯也謂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流放也謂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周魯與商皆有盛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　注八音至序也　正義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相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也　注頌有至所同　正義曰杜以為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為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大平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大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徼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崇魯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唯云

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　正義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器同而辭不一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爲之歌風爲之歌雅及其舞則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爲文不言爲之舞也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爲文故言爲歌也舞以季札爲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唯言舞者樂以舞爲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諸樂於季札皆云見舞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

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　注象箾至之樂　正義曰賈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杜云箾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述頌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箾亦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箾是何等器耳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鄭玄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此舞是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大平乃得爲之武王未及大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平雖作大武尊重文王之功留播之以爲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

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象又云此樂
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
名故此直言舞也其箾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
曰拂翳鳥捎鳳皇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為捎捎此必
傳於古其箾捎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
南在箾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　注美哉至太平　正
義曰歌聽聲而舞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由口而
出樂音以詩為章人歌君德情見於音聽聲知政容或可
爾詩聖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觀舞皆知其德者聖
人之作樂也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於舞故觀之可以知
也樂記稱賓牟賈問大武之樂云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
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
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
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
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

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功德也聖王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也　見舞大武者　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此舞四代之樂從後代而稍前也象是文王之樂事在大武之先先舞象而後舞武者以象非一代大樂故先舞之　見舞韶濩者　正義曰周禮謂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韶濩不解韶之義韶亦紹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也　見舞大夏者　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云夏大也鄭玄云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注云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歎禹勤苦為民而不以為恩德則鄭周禮注是也　見舞韶箾者　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云韶繼也鄭玄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杜不解箾義箾即簫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

來儀此云韶箾即彼簫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簫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簫爲名箾簫字或上或下耳　注魯用至簫數　正義曰明堂位云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用四代而已唯用四代之樂不得用雲門大咸故舞及韶箾而季札知其終也先儒以爲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爲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内求所歎之意故杜辨之在吳雖已見此樂歌之文但未聞中國雅聲其所言者皆聽聲而知非察其文辭故取傳文證之明是素知其篇數也　注大帶至貨利　正義曰玉藻説大帶之制大夫以素爲帶裨其垂三尺者外以玄内以華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季札吳卿也而以縞帶與子產者是其當時之所有耳吳始通上國未必服章依禮也杜以縞是中國所有紵是南邊之物非土所有各是其貴知其示損已耳不爲彼貨利也若其不然傳不須載明其有此意也孔安國云縞白繒也鄭玄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　注修謂伯有　正義曰據二十七年傳伯有次子展之下此

年子展卒故伯有執政也上文云子展卒子皮爲政者蓋
鄭人以子展有大功使子皮代父爲上卿耳其父始卒國
政猶在伯有下云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是伯有執政之事
也　君侈而多良　正義曰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
於北燕　蠆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　乙未出書曰出奔罪
高止也　實放書奔所以示罪　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
專故難及之　疏　注實放至示罪　正義曰釋例云
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
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
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仲尼脩春秋又以所稱爲優
劣也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
雖婦人猶欲彎弓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愼之道家貴

善行者無轍跡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爲孝斯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又致其罪以示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緣屬以篤教也杜以高止之罪輕於陳招胥甲而變放言奔以此爲重故原聖意欲以申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疏齊人至仲也正義曰依世

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玄孫今傳云曾孫父有一誤也此鄭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鄭偃爲一人蓋鄭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晳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世行也言女世爲行人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

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産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疏裨諶曰善之代不善云云　正義曰案傳伯有死後子皮授子産政云云虎帥以聽命則子皮於時位在子産上矣此裨諶論鄭卿位次其言不及子皮者蓋以子皮非舊卿雖繼父而居高位民望政次未之許也及伯有既死子西亦卒子皮位爲上卿故鄭人使知政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疏注稱弟至骨肉　正義曰傳言罪在王知稱弟以惡王也

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

周無外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

疏注共姬至過厚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稱謚何賢也杜以共非夫人之謚故注顯而異之夫謚爲共從夫謚而稱之耳共非夫人之身行也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夫人之喪不得過之也昭三年傳云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是法皆不使卿也伯姬魯女以災而死魯人愍之故使卿共葬事禮過厚也

鄭良霄出奔許耆酒荒淫書名罪之

疏注耆酒至罪之　正義曰據傳子晳伐伯有而伯有非有罪也春秋出奔書名皆是罪之之文故杜跡其罪狀耆酒荒淫故書名也

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

疏注不言至無兵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以惡曰復入謂還而以兵害國爲惡事而入若魚石以楚師伐宋取其

彭城欒盈帥曲沃之甲以入于絳如是乃爲惡入也良霄獨還無兵入國始爲惡非是以惡入故不得書復入直言入者自外而入内耳非彼例也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再之與歸再書名氏此良霄不重書名氏者彼宋再告此鄭一告故連書之

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疏注會未至求財 正義曰案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則是會言其事而此言會未有言其事義相違者彼言以成宋亂直連言所會之事與桓十五年會于袲伐鄭相似經不明言事之意故今此言宋災故是丁寧之辭不與彼同案傳責諸

侯之卿并及宋人杜此注何以唯言惡宋人不克己自責不兼爲諸侯卿者以傳云書曰某人某人宋災故尤之也是宋災之文獨繫向戌稱人故知宋災特惡宋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爲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爲亂故穆

叔問【疏】王子之爲政　正義曰傳稱圍字故杜云王子之丶圍爲令尹也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王肅云王子楚令尹圍也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

城杞者與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八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并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下

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

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名之而謝過

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

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

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

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

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

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

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

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彊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疏有與至之年　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真年也　吏走問諸朝　正義

曰俗本吏作使服虔云吏不知歷數故走問於卿大夫王肅云史不知歷也　師曠至歲也　正義曰劉炫云傳之叙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丘明意在以魯爲主遂使此言反耳丘明尚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今知非者以魯史所記云公卿會某侯者皆據公卿往會他若他來會我則以他爲文若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也今郤成子在承匡晉往會之以晉爲主晉人所言正是其宜劉炫以爲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以爲丘明之誤恐非也　是歲至年矣　正義曰敗狄于鹹事在彼歲未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欲表其功雖在後生子追以前事名之　史趙至數也　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illegible]首之二畫并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筭[illegible]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案字書古之亥[illegible]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以六

說文是小篆之書又異於此說文云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咳咳之形也　士文至旬也　正義曰文十一年至九年爲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爲七十三年猶尚年未終也假作全年筭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巳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計然此十二月盡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歷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歷同者蓋杜爲長歷約准春秋日月以爲長歷與常歷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內於常歷校四箇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爲二十三日若依常歷是二十七日也劉炫云所以少二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

閒閏有前却故長歷比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
庚寅朔計至朔長三日長歷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趙孟至屬也　正義曰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
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
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
武也　注復陶至之官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
猶云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復陶之文在冠屨
之閒知復陶是衣也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
衣服之名復陶其義未聞　以為絳縣師　正義曰既使
為主衣服之官又以為絳邑之縣師也周禮縣師上士二
人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
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
縣師亦當然故杜略引周禮以解之㨿如周禮則縣師是
王朝之官而此言絳縣師者絳是晉國所都之邑蓋以居
在絳邑故繫絳以言之　而廢其輿尉　正義曰服虔云

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於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　注以役孤老故　正義曰知者上云無子是孤年七十三是老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卿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日亂未已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灌入以告王且

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奔晉括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

出出戒伯姬鳥鳴于亳社殷社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君子
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
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　鳥鳴于亳社　正義曰哀四年亳社災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
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然則此亳社是殷社
也殷都於亳武王伐紂而頒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此
鳥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
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　宋大災　正義曰莊二十年齊
大災杜云來告以大故書此不書大告者不言大也服虔
云不書大非災大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然則昭十八年
宋衛陳鄭災災皆及人何以不言大也　注姆女師　正義
曰鄭云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何休云選老大夫妻爲姆也大夫之妻當在夫室安得從女而嫁也若言旣爲夫人選大夫之妻爲之則禮言女未嫁而有姆非至夫家始選也

注義從至左右　正義曰義者宜也從宜宜辟火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四十年故爲六十左右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閒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

疏其君弱植　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謂樹

君志弱不樹立也 大夫敖 正義曰言大夫驕敖也服虔云言大夫淫放則服本爲大夫放矣故今俗本多爲放字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傷伯姬之過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 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家臣故謂伯有爲公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分散 既而朝 伯有朝鄭君 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鄭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汏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汏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爲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爲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

於國誅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

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爲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復

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

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

公孫鉏爲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疏】注降婁至天明　正義曰降婁奎婁

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杜以周十
月令五月降婁中而天明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
杜失今知非者以三月奎星復位合昏奎婁在戌以衡反
之平旦在辰又三月日躔降婁平旦之時奎婁在胃昴之
前亦當在辰既三月平旦在辰則四月在巳五月在午月
令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日之遲速有贖故是細計之數杜
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
也　注娵訾至二年　正義曰釋天云娵訾之口營室東
壁也李巡曰娵訾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
娵訾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也十
二次子爲玄枵亥爲娵訾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
於玄枵二十八年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娵訾三年少
移一次是歲星在玄枵二年也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

取其室〔蔿掩二十五年爲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虎子

皮

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愼舉止無載行詐僞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旣而無歸所以

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幷貶也戌爲政卿深致火災嫌殺其夫人未開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

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疏 注傳云至同文 正義曰諸侯不歸宋財諸國大夫合貶耳向戌不合貶也而向戌亦貶稱人故傳明經所由杜又釋傳之意傳云既而無歸者是釋上傳之文故不書其人是也經又別言宋災故者此一句見向戌之幷貶釋此傳書曰某人某人之文也向戌若不求財當顯書名氏今貶稱某人與諸國某人同故云所以釋向戌之幷貶與不歸財者同文

鄭子皮授子產政 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 辭曰國小而偪 偪近大國 族大寵多不可爲也 爲猶治也 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恤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

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踣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

月莒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鞌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

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
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
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
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
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
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
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
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

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

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疏注今尚至疑之　正義曰今尚書大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自秦焚詩書漢初求之尚書唯得二十八篇故大常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也在後又得僞大誓一篇通爲二十九篇漢魏以來未立於學官爲融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衆不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王肅亦云大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杜氏在晉之初亦未見真本及江東晉元帝時其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其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引泰誓其文悉皆有之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終稱叔言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齊諡裯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

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疏衽正義曰喪服注云衽為兩燕尾凡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兩燕尾衰裁二尺五寸下廣四寸綴於身旁所以掩裳際也

冬十月滕成公來

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爲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閈

閎閎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隔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有夜車馬有所有所舍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

轄巾車主車之官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隷人舍如隷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

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
命之 問晉命己所止之宜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
也 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 若獲薦幣 薦進也 脩垣而行 行去
也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反命於晉君 趙
文子曰信 信如子產言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
以贏諸侯 贏受也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禮加敬 厚其宴好

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疏〕高其閈閎 正義曰說文云閈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釋宮云衖門謂之閎李巡曰衖頭門也然則閈閎皆是門名言高爲其門耳 繕完葺牆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葺屋瓦屋瓦屋以瓦覆葺屋以草覆此云葺牆謂草覆牆也 寡君使匄 正義曰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匄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 無觀臺榭 正義曰釋宮云四方

而高曰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上有屋謂之榭然則臺榭皆高可升之以觀望言無觀望之臺榭也 館如公寢 正義曰言往前文公之客館如今日晉君之路寢也

圬人至宮室 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也然則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為圬人塓亦泥也使此泥屋之人以特泥塗客館之宮室也 庭燎 正義曰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玄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注門庭之內迫迮 正義曰知非館門早小不得容車而云門庭之內迫迮者以傳稱舍於隸人明院宇迮小也 注贏受也 正義曰賈服王杜皆讀為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為受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犂比莒子密州之號 既立展輿立以為世

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殺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戍七年適吳爲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天似啓

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舉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疏注延州來季札邑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讀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盡並食

(三邑故違言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

猶防川遂畏擁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疏 鄉校 正義曰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是校爲學之別名 不如至之也 正義曰言不如不毀鄉校使人游處其中聞謗我之政者而即改焉以爲我之藥石也 注仲尼至聞之 正義曰公

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illegible]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illegible]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illegible]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illegible]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疏 不吾叛也 正義曰謂尹何也劉炫云叛違也欲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 夫亦愈知治矣 正義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劉炫云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已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

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

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

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

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

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

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

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

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疏】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

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衛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曰大至其德　正義曰尚書武成篇也大國以威加小國以德撫故大畏力小懷德也　不識至之也　正義曰不識不知謂不妄斟酌以爲識知唯順天之法則是言則而象之謂文王法則故象上天而行下傳覆此謂天下則象文王不同者謂文王能則象於天故天下亦則象文王也　紂囚文王七年　正義曰傳言囚文王七年文王必七年爲囚矣尚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文王在位歷年多矣未知何時被囚也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美寶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爭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馬遷所云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尚書傳稱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鄭玄尚書

注據書傳爲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以爲四年囚之五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文王七年也文王既已改元而又專伐諸國是則反形已露雖紂之愚非寶貨所能釋也馬遷之言當得其實在質虞芮之前囚之故囚之得七年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